

中表部汇考

尔雅

释亲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

注

体敌故更相为甥甥犹生也今人相呼盖依此

又

从母之男子为从母舅弟其女子子为从母姊妹

中表部艺文一

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 唐柳宗元

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挫抑无告以呼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今有吕氏子名让生而食肉厌粱稻欺纨縠幼专靖不好游不践郊牧垆野不目小民农夫耕筑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独粹然怜天下之穷甿坐而言未尝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邪积于中得于诚往而复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后知示而后哀由外以铄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积诚之得其为贤也莫尚焉吕氏子得贤人之上资增以嗜儒书多文辞上下今古左程右准以为直道其于远且大若稼而谷圃而蔬不丐买而有也今来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吾将通其辞干于仕庶施吾道愿一决其可不可于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学存焉辞不至焉不可也辞存焉时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学而文之又当主上兴太平贤士大夫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从容以行由于下达于上旁施其事业若健者之升梯举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误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舍是吾无以为决子其行焉

与表弟卢复书 李华

八月八日外兄李华敬简卢十五弟则之处秋风渐高路出泗上将诣职役如所料乎往返劳止当与时俱畅也华疹疾无聊贤姊与诸君寻常耳福卿渐减

弟勿忧之与弟别来十余年比闻在代朔之地明时道举出身乃能上为寡姊下为孤甥求为雁门主簿束身戎马之间始终无过之地此一难也时方艰危动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万里省姊淮南此二难也丧乱以来时多苟且松贞玉粹亦变颓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词学问守正不移金石之声泠然在听此三难也五性之中卢为峻茂根原上古历世着明降及圣唐仁贤不绝外家陵替稍久弟其勉之卢氏有谏翁祭法又世以书闻华恨未见弟为广访求也南祖分于何祖帝师今有四房谁各承后弟为华具条流相报也顷撰军器舅神道碑后其房族由来意欲如军器之志广外家之美令万代闻见不复讨谱牒也华质性钝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晚岁思夫子互乡之见林宗贾淑之后若悟此道仁在其中易干元之说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弘夫子即述既自以为戒亦规弟持正也弟正直太过不能容纳时人是以相箴努力无忽近有郑五书信否四姊处得消息无□□不次华敬简

祭杨判官八弟文

唐次

维年月日姨兄开州刺史唐某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杨判官八弟之灵平生懿密重以嘉姻四海之内惟君一人发自总角逮于知命遨游燕寝一歌一咏周流俯仰得君辉映野寺孤亭松门竹径接襟援手和神善性霜鹤唳天玉音在听空室闲斋拈棋烂柯自非伟生受胜相磨坐隐终日负进亦多历历笑言其情若何欢事胜游皆随逝波事均荣戚心冥贵贱骨肉为交肝胆相见呜呼哀哉婉予幼妹爰居尔室既结其褱载和琴瑟何年龄之脆促乃贞美之先失悼手足之零落又吾人之雕歿以君之才以君之艺合蹈丰福合居上第行与命违道将时背遏此仁厚天胡不惠博雅裴君镇此南土大昭□髦鹓鸿作倡曾未累月中兹炎毒百药无验颓龄愈促怅怅旅魂渊渊鰥目目虽瞑而有恨魂强招而可复加有伤

但况惟我亲涕泪横随遍乎衣巾想容色兮如在览
毫翰兮犹新呜呼哀哉神理昭然幽途可覩悲心自
攢痛泪血沥何畴日之欢愜变今辰之空阒归葬犹
缓俟君冢嫡魂兮归来安此幽宅呜呼哀哉尚飨

惠州与程正辅

宋苏轼

某再启竄逐海上渴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
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
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然亦有
少拜闻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外便杜门自屏虽
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
得不尔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
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余区区
殆非纸墨所能尽惟千万照悉而已

又

前人

某启两甥相聚多日备见孝义之诚未暇别书悉之
儿子适令干少事未及拜状辄已和得白水山诗录
呈为笑并乱做得香积数句同附上前本并纳上

又

前人

某慰疏言不意变故表嫂寿安县君遽捐馆舍闻讣
悲怛感涕并怀切惟恩义深笃追悼割裂哀痛难堪
日月流速奄毕七供感勤逾远柰何某限以谪居莫
缘奔诣吊问愧恨千万幸冀省节悲悼强食自重不
胜区区谨奉疏慰不次谨疏

祭汪尚书文

朱熹

维淳熙三年岁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从表
侄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谨以香茶清酌致
祭于近故端明殿学士尚书汪公之灵曰呜呼惟公
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
道尊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声重而不自以为荣
盖玩心乎文武之未坠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
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沧海之涵淳自秀发于妙
龄冠伦类而独立中委弃于诸侯实天脱其羈轡迨
壮岁之来归曰良时之傥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复吾
行之汲汲汨东闽而西蜀亘万里而周流腾茂实而

愈伟膺神圣之访求既铨综于天官又色乎皇猷
谓朝夕之畴咨即进陪于庙谋何儂媚之狡夫献功
利之浮说公抗疏而指陈请昭奸而聖绝事乃谬而
不然吾何为乎兹列宁隐屏而就闲弭长骛之遐辙
粤退司于闲馆遂遑反乎丘林托僧庐以静处或独
往而孤寻眷尘编而寄怀若与世乎无心众叹公何
其乐之独而孰知公为有忧之深伊有识之望公释
东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苍
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愁遗忽堂堂而逝去兴殄瘁
之悲诗熹也孤生叨尘末契辱教诲之殊常殆相期
于国士虽不见者十年亦音书之相继不鄙谓其庸
虚每咨询而弗置兹逃闻于讣告悵失声而永号巾
素车以即路越闽岭之崇高行踽踽而凉凉孰有如
予心之郁陶踧陈词而侑奠痛人师之难遭

祭刘共父枢密文

前人

维淳熙五年岁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从
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朱熹敢以
清酌庶羞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观文殿学士彭
城刘公之灵呜呼哀哉天胡付公以奇俊伟之材
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寿胡位公以枢机藩屏之
重而不遂以弥纶辅赞之权使公名若极富贵而
无欲实则抱忧叹以终天此中外志义之士所以闻
公之薨皆失声而相吊或虽未识公面而亦不自知
其涕泗之流涟者也呜呼哀哉惟公生有异质早擢
巍科退而自保弗竞弗哗屈首受书典学于家内充
其美外振厥华暨登王朝遂掌纶綍献纳绸缪吁谟
密勿忤权触要无所回屈帝眷弗渝试以郡绂受钺
于南剿顽踣凶婉妾赤子抚摩哀恫礼贤劝学导和
致丰报政三年邹鲁其风帝曰来归秉我兵柄曾不
几时咨以大政公奋其庸帝虚以听张磔宏纲塞绝
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临两镇威燁恩渐适嬉
于堂遽哭于苦恩诏起之有竦其瞻公卧弗承帝悉
其孝曰究汝哀来覲来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挠再抚
于潭亦显其效乃迁建业民病以饥公不寢食起坐

嗟咨方略既张惠术四施曾是流莩化为充肥帝嘉
乃勋加劳进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无隐情谏有
遗笔帝惊罢朝悼此良弼呜呼哀哉我以孤童来托
公家公不鄙我劝导有加公姿鸾鹄我性岂无
异同卒莫疵瑕自公进为论议慷慨实始斯公高明
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归手札告戒褒德
抚孤古昔所难并以诱我我其敢安把书长号涕陨
阑干还坐以思慨其永叹念昔帝师为国死义亚傅
承之夷险一致屏山虽隐亦岂忘世公袭其传克广
无替众咸谓公当讫外庸入赞皇极下厘庶工登贤
屏奸复境攘戎内继祖考毕其余忠天胡难湛而止
于此群邪交庆众正心死矧予之衰窃究终始愿言
思公曷其有已呜呼哀哉昔诵离骚举公觞兮今拜
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义两怛伤兮神灵不昧尚克
予之衷肠兮呜呼哀哉尚飨

又祭刘共父枢密文

前人

年月日具位朱熹谨遣男野门人林允中略具酒肴
之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铭章□告
于近故留守观文枢密彭城刘公灵几之前曰在昔
岁秋公病欲绝自力为书来告永诀上言国家讎耻
未雪豕骨易枯此恨难灭次念遗阡丰碑未揭谓我
铭之以永前烈下及诸孤羈贯在列谓我教之它靡
顾谒字画方严词气凛冽是岂死人而有斯说三复
悲号心膂贯彻闻公是日三简并折拜疏千言忠愤
是泄我虽不武实仰奇节生既人英死当鬼杰又惟
公家忠孝阅阅纪德旌功盍付时哲公命不乱曷取
凡劣谅以孤生幼罹祸孽蒙被前恩欲报罔竭故略
其愚以累斯碣方将涉笔叙次铺列属其来西旷日
引月迄今乃成事伟词拙远荐陈之如听予决想象
两公感涕摧咽顾念滞留尘土羈继莫相嗣人讲贯
劇切以此负公一再噎顷为迎师寄此笔舌比闻
授受稍契磁铁尚其不厌习久而悦尽扫童心罔蹈
非辙彼齐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门缓此忧憊山瓢
往酌野蔌并设老泪如倾远寄清血呜呼哀哉尚享

祭刘子礼文

前人

从表具位朱熹谨以清酌时羞奠于近故刘君子礼六十七兄之灵曰自我少日托昏高门得从兄游于今五十年矣每窃见兄志气坚强色庄言厉论议英发滚滚不穷而临事应变从容裁处不动声气目无全牛未尝不叹其英迈阔达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遗风意其必当出应时须以世前烈岂谓中岁事多不谐一日慨然谢去场屋少肆余力诛草淮乡数年之间亦有成绪而兄好义周急不间戚疏肥马轻裘视犹涕唾遂散其积翩然南归憩止玉山爱其山川之秀风俗之美游从之盛则遂求田问舍而定居焉曾未几时遽以病卧易箦之旦神宇泰然遍告亲朋千万永诀不鄙谓我幅纸丁宁笔势低昂亡异平日赴车来止我病亦衰把书长号不能自己呜呼痛哉以兄之才终以不遇而止于此岂非天乎昏惫支离未能亟往拊棺大恸以罄一哀又闻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逾旬走使緘词远寄一酌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祭程允夫文

前人

维庆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谨以香茶酒果奠于内弟吉州录事程允夫之灵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书于中首言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遗老兄之忧予盖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谈之适也既又视其字画谨好词气安闲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则又深以为喜盖初不闻其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无疑使以书来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呜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于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艰今复老病中外兄弟盖亡几人有如允夫尤号同志而学与时背仕皆不逢犹冀莫年卒其旧业更相勉厉以毕余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词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识此意呜呼哀哉

中表部艺文二

诗

词

别诗

晋潘岳

岳集曰堪为成都王军司马岳送至北邙别作诗
世说曰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
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

微微发肤受之父母峨峨王侯外之首子亲伊姑
我父唯舅

赠何劭王济并序

傅咸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
从姑之外孙也口以明德见重于世咸亲之重之
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
作二贤相得甚欢咸亦庆之然自恨暗劣虽愿其
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心存目替
赋诗申怀以贻之云尔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晋朝明明辟皇闱
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
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
斯荣非攸庶缱绻情所希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
临川靡芳饵何为守空坻口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
违君能无恋尸素当言归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
进则无云补退则恤其私但愿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奉答内兄希叔五首

南齐陆厥

嘉惠承帝子口履奉王孙属叨金马署又点铜龙门
出入平津邸一见孟尝尊归来翳桑柘朝夕异凉温
殂落固云是寂蔑终如斯杜门清三径坐槛临曲池
鳧鹄啸俦侣荷芰始参差虽无田田叶及尔泛连漪
春华与秋实庶子及家臣王门所以贵自古多俊民
离宫收杞梓华屋富徐陈平明上林苑日入伊水滨
书记既翩翩赋歌能妙绝相如恋温丽子云惭笔札
骏足思长阪柴车畏危辙愧兹山阳燕空此河阳别
平原十日饮中散千里游渤海方淫滞宜城谁献酬
屏居南山下临此岁方秋惜哉时不与日暮无轻舟

伤内弟刘常侍

梁江淹

金璧自蕙质兰杜信嘉名丹彩既腾迹华萼故扬声

伊余方罢秀叹息向君荣谁疑春光晷何遽秋露轻
远心惜近路促景怨长情风至衣袖冷况复蟋蟀鸣
白露沿汉沼明月空汉生长悲离短意恻切吟空庭
注欷东郊外流涕北山垵

送重表侄王砮评事使南海 唐杜甫

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
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
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剪髻鬢鬻市充杯酒
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
次问最少年□□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
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
夫人常肩輿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
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
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
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遛热尔肠十里却呼号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乱离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水花笑白首春草随青袍廷评近要津节制收英髦
北驱汉阳传南泛上泷舫家声肯坠地利器当秋毫
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
安能陷粪土有志乘鲸鳌或骖鸾腾天聊作鹤鸣皋

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

前人

隐豹深愁雨潜龙故起云泥多仍径曲心醉阻贤群
忍待江山丽还披鲍谢文高楼忆疏豁秋兴坐氤氲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贄

前人

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
爱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惟表弟还往莫辞遥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

前人

自注云甫从姑之子

有美生人杰由来积德门汉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孙
蕴藉为郎久魁梧秉哲尊词华倾后辈风雅蔼孤寒
宅相荣姻戚儿童惠讨论见知真自幼谋拙愧诸昆
浩荡云天阔沈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
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纾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送姨子弟往南郊 刘长卿

一展慰久阔寸心仍未伸别时两童及此俱成人
那堪适会面遽已悲分手客路向楚云河桥对衰柳
送君匹马别河桥汝南山郭寒萧条今我单车复西
上郎去灞陵转惆怅何处共伤离别心明月亭亭两
相望

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 前人

楚泽秋更远云雷有时作晚陂带残雨白水昏漠漠
伫立收烟氛洗然静寥廓卷帘高楼上万里看日落
为客频改弦辞家尚如昨故山今不见此鸟那可托
小邑务常闲吾兄宦何薄高标青云器独立沧江鹤
惠爱原上情殷勤丘中诺何当遂良愿归卧青山郭

送姨弟裴均尉诸暨 卢纶

相悲得成长同是外家恩旧业废三亩弱年承一门
城开山日早吏散渚禽喧东阁谬容止予心君冀言

送内弟韦宗仁归信州覲省 前人

常嗟外族弟兄稀转觉心孤是送归醉掩壶觞人有
泪梦惊波浪日无辉烹鱼绿岸烟浮草摘橘青溪露
湿衣闻说江楼长卷幔几回风起望胡威

至德中赠内兄刘赞 前人

时难访亲戚相见喜还悲好学年空在从戎事已迟
听琴泉落处步履雪深时惆怅多边信青山共有期

喜外弟卢纶见宿 司空曙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沈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赠表弟黄校书辂 徐夔

产破身穷为学儒我家诸表爱诗书严陵虽说临溪
隐晏子还闻近市居佳句丽偷红菡吟窗冷落白
蟾蜍闲来共话无生理今古悠悠事总虚

戏赠表兄崔秀才

叔德輿

何事年年恋隐沦成名须遣及青春明时早献甘泉
去若待公车却□人

赠别表兄韦卿

前人

新读兵书事护羌腰间宝剑映金章少年百战应轻
别莫笑儒生泪数行

赋得射雉歌送杨协律表弟赴婚期

刘商

昔日才高容貌古相敬如宾不相睹手奉苹蘩喜盛
门心知礼义感君恩三星照户春空尽一树桃花竟
不言结束车舆强游往和风霁日东皋上鸾凤参差
陌上行麦苗萦陇雉初鸣修容尽饰将何益极虑呈
材欲导情六艺从师得机要百发穿杨含绝妙白羽
风驰碎锦毛青娥怨处嫣然笑杨生词赋比潘郎不
似前贤貌不扬听调琴弄能和室更解弯弧足自防
秋深为尔持圆扇莫忘鲁连飞一箭

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

元稹

九岁解赋诗饮酒至斗余乃醉时方依倚舅族舅
怜不以礼数检故得与姨兄胡灵之之辈十数人
为昼夜游日月跳掷于今余二十年矣其间悲欢
合散可胜道哉昨枉是篇感彻肌骨适白翰林又
以百韵见赠余因次酬本韵以答贯珠之赠焉于
吾兄不敢变例复自城至生凡次五十一字灵之
忆昔凤翔城韶年是事荣理家烦伯舅相宅尽吾兄
诗律蒙亲授朋游忝自迎题头筠管纒教射角弓骅
矮马□鬃牦牛兽面纓对谈依赳赳送客步盈盈
米□诸贤让蠡杯大户倾一船席外语三榼拍心精
传盞加分数横波掷目成华奴歌渐渐媚子舞卿卿
斗设狂为好谁忧饮败名屠过隐朱亥楼梦古秦嬴
环坐唯便草投盘暂废觥春郊纒烂熳夕鼓已砰轰
荏苒移灰管喧阗□塞兵糟浆闻渐足书剑讶无成
抵璧惭虚弃弹珠觉用轻遂笼云际鹤来狎谷中□
学问攻方苦篇章兴太清囊疏萤易透锥钝股多坑
笔阵戈矛合文房栋桷撑豆萁才敏□羽猎正峥嵘

岐下寻时别京师触处行醉眠街北庙闲绕宅南营
柳爱陵寒软梅怜上番惊观松青黛笠栏药紫霞英
尽日听僧讲通宵咏月明正口幽趣乐旋被宦途萦
吏晋资材枉留秦岁序更我口鬢数寸君发白千茎
芸阁怀铅暇姑峰带雪晴何由身倚玉空睹翰飞琼
世道难于剑谗言巧似笙但憎心可转不解蹠如擎
始效神羊触俄随旅雁征孤芳安可驻五鼎几时烹
潦倒沈泥滓欹危践矫衡登楼王粲望落帽孟嘉情
巫峡连天水章台塞路荆雨摧渔火焰风引竹枝声
分作屯之蹇那知困亦亨官曹三语掾国器万寻楨
逸杰雄姿迴皇王雅论评蕙依潜可习云合定谁令
原燎逢冰井鸿流值木罍智囊推有在勇爵敢徒争
迅看鹏举高音侍鹤鸣所期人拭目焉肯自佯盲
铅钝丁宁淬芜荒展转耕穷通须豹变攫搏笑狼狞
愧捧芝兰赠还披肺腑呈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
陪尚书丈归履信宅因赠韦氏兄弟

前人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
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赠吴渠州从姨兄士则

前人

忆惜分襟童子郎白头抛掷又他乡三千里外巴南
恨二十年前城里狂宁氏舅甥俱寂寞荀家兄弟半
沦亡泪因生别兼怀旧回首江山欲万行

送表兄东南游

周贺

山水迭层层吾兄涉又登挂帆春背雁寻磬夜逢僧
雪溜悬衡岳江云盖秣陵评文永不忘此说是中兴

夏夜宿表兄话旧

窦叔向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曾
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
雕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

喜见外弟又言别

李益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寄外兄魏澈

卢同

- 11 -

何处堪惆怅情亲不得亲
兴宁楼上月辜负酒家春
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
李嘉佑

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
幸有香茶留子不堪秋草送王孙
烟尘怨别唯愁隔井邑萧条谁忍论
莫怪临歧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

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 王维

夜静群动息蟋蟀声悠悠庭槐北风响
日夕方高秋思子整羽翰及时当云浮
吾生将白首岁晏思沧州高足在旦暮
肯为南亩俦

送内弟袁德师 窦群

南渡登舟即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
因君相问为官意不卖毗陵负郭田

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 杜牧

历阳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义同
锤李坝箴实弟兄光尘能混合
擘画最分明台阁仁贤誉
闺门孝友声西方像教毁
南海绣衣行金橐宁回顾
珠簾肯一柈祗宜裁密诏
何自取专城进退无非道
徊翔必有名好风初婉软
离思苦萦盈金马旧游贵
桐庐春水生雨侵寒牖
梦梅引冻醪倾共祝中兴主
高歌唱太平

寄陝府内兄郭同端公 姚合

蹇钝无大计酷嗜进士名为文性不高
三年住西京相府执文柄念其心
专精薄艺不退辱特列为门生事
出自非意喜常少干惊春榜四散
飞数日遍八紘眼始见花发耳得
闻鸟鸣免同去年春兀兀聋与盲
家寄河朔间道路出陝城睽违逾
十年一会豁素诚同游山水穷狂
饮飞大觥起坐不相离有若亲弟
兄中外无亲疏所算在其情久客
贵优饶一醉旧疾平家远归思切
风雨甚亦行到兹恋仁贤淹滞一
月程新诗忽见示气逸言纵横缠
口意千里骚雅文发明永昼吟不
休咽喉干无声羈贫重金玉今日
金玉轻

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 宋苏轼

生逢尧舜仁得作岭南游虽怀
跼然喜岂免跼墮忧莫雨侵重
腿晓烟腾郁攸朝盘见蜜口夜
枕闻鸂鶒

几欲烹郁屈固尝饌钩辮舌音渐变面汗尝骅羞
赖我存黄庭有如仍丹丘目听不任耳踵息殆废喉
稍欣素月夜遂度黄茆秋我兄清庙器持节瘴海头
萧然三家步横此万斛舟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
惠然再过我乐哉十日留但恨参语贤忽潜九原幽
万里傥同归两鰥当对纒强歌非真达何必师庄周

追钱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 前人

孤臣南游堕黄菅君亦何事来牧蛮舩舟蜚户龙冈
窟置酒椰叶桃榔间高谈已笑衰语陋杰句尤觉清
诗孱博罗小县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还君应回望
秦与楚梦涉汉水愁秦关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
口参桐山何时旷荡洗瑕谪与君归驾相追攀梨花
寒食隔江路两山遥对双烟鬢归耕不用一钱物惟
要两脚飞孱颜玉口丹镞记分我助我金鼎光斓斑

再用前韵 前人

乐天双鬢如霜菅始知谢遣素与蛮我兄绿发蔚如
故已了梦幻齐人间蛾眉劝酒聊尔耳处仲太忍茂
弘孱三杯径醉便归卧海上知复几往还连娟六口
趁蹋鞠杳眇三迭紫阳关酒醒梦断何所有落花流
水空青山忽惊铙鼓发半夜明月不许幽人攀贈行
无物惟一语莫遣瘴雾侵云鬢罗浮道人一倾盖欲
系白日留君颜应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许缀蓬萊班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前人

炯炯明珠照双璧当年三老苏程石里人下道避鳩
杖刺史迎门倒皂舄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
梨栗健如黄犢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醴泉寺古
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栝诸孙相逢万里外一笑未
解千忧积子方得郡古山阳老手风生谢刀笔我正
含毫紫微阁病眼口花困书檄莫教印绶系余年去
埽坟墓当有日功成头白早归来共籍梨花作寒食

次韵送程六表弟 前人

君家兄弟真连璧门十朱轮家万石竹使犹分刺史
符尚方行賜尚书舄前年持节发仓廩到处卖刀收
蚩粟归来闭口不论功却走渡江谁复惜君才不用

如涧松我老得全似社栎青衫莫厌百寮底白首上有千薪积忆昔江湖一钓舟无数云山供点笔未应便障西风扇只恐先移北山檄凭君寄谢江南叟念我空见长安日浮江溯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前人

江湖不在眼尘土坐满颜系舟清洛尾初见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晓镜开烟鬢持此娱使君一笑簿领间使君如天马朝燕暮荆蛮时无王良手空老十二闲聊当出毫末化服狡与顽勿谓无人知古佛临清湾赤子视万类流萍阅人寰但使可此人余事真茆菅

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

前人

与子甥舅氏摧颓各苍颜□为东诸侯长此住江山寒松无时花安得插髻鬢惟将老不死一笑荣枯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挂冠及未耄当获一纪间子亦拙进取才高命坚顽譬如万斛舟行此九折湾仲氏新得道一泓自尘寰岁晚家乡路莫遣生榛菅

表弟程德孺生日 前人

仗下千官散紫庭时闻小语说苏程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曾活万人宁望报祇求五亩却归耕四朝遗老雕零尽鹤发他年几个迎

次祝泽之表兄韵 朱熹

裸裎相向但悠悠信道乾坤日夜浮此去安心知有法向来示病不难瘳优游静室闲□底放浪东阡南陌头万事何由到怀抱夕阳芳草自春秋

送祝泽之表兄还乡 前人

首夏何来此清秋却复归应缘心未快岂是世相违落日空书馆凉风净客衣功名须努力别泪莫频挥

奉酬丘子野表兄饮酒之句 前人

微褐不充体寒夜怀重衾古来穷庐士岁暮多苦心苦心亦何为世路多崎嵌不藉杯中物离忧坐自侵举杯当勿辞何为复沉吟醺酣遗所拘神虑契遐襟荒漚思前戒欢谣发清音雅唱一何高仰酬非所任申章聊叙报洪量亦予钦

次韵观复表兄见简 元赵孟俯

载酒无人到山园昼掩门泥深妨步履雨暗只空村
每忆文园渴难忘北海尊何当来就饮听我抚桐孙

寄内兄余牧山 胡天游

少年亲故尽豪英回首家中一怆情桑梓连云俱寂
寞松筠斗雪独峥嵘生憎赤帻何时白须信黄河有
日清珍重加餐莫轻出共留老眼看升平

寄外兄弟二首 张氏

山之高兮月出小月之小兮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
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

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忧心其何以堪

赠汝实内兄 明邹元标

空谷有足音招赏游青山欢言几朝夕中道忽辞还
□鸣戒俦侣霜雪满河关送之城南隅酌酒勉加餐
丈夫志四方无为怆离颜

寄表弟朱永容永贤昆季 榴炳

渭阳河畔画楼西红粉阑干柳树齐□底折花骑竹
马街头笼草斗山鸡银屏褥隐鸳鸯并绮户香凝翡
翠栖回首繁华成旧梦对□今雨不堪题

桂枝香

懋贤兄于予为先姑子同

奔急难俄尔告归黯然问别

明王世贞

东风一骑几日发长安欲留无计猛见柔黄嫩绿压
冰成水青山处处青螺小隐孤村夕阳鸦背那时离
别除非醉后不教愁死 记岁暮停桡淮沚急难甥
舅穷途兄弟雨妒霜骄了却半生滋味临岐不尽心
头事怯乡愁难更提起渭城人酒点点滴滴渭阳人
泪

沁园春

寄

内兄

高启

忆昔初逢意气相期一何壮哉拟献三千牍叫开汉

阙蹶一双屣走上燕台我劝君酬君歌我舞天地疏
狂两秀才惊回首漫十年风月四海尘埃 摩挲旧
剑生苔叹同掩衡门旧草莱视黄金百镒已随手去
素丝几缕欲上头来莫厌栖栖但存耿耿得失区区
何足哀心惟愿对尊中酒满树上花开

中表部纪事

汉书杜邺传邺少孤其母张敞女邺壮从敞子吉学
问得其家书以孝廉为郎

三国志管宁传宁年十六丧父中表愍其孤贫咸为
赠赙悉辞不受称财以送终

蒋琬传琬弱冠与外弟刘敏俱知名

杨阜传马超击冀城刺史太守遣人请和开城门迎
超入拘岳于冀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顷之
阜以丧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历城阜少长叙家
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歔悲甚叙曰何为
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
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
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
赵盾所以书杀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
慨然敕从阜计定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
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谩至冀
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
七年九月与叙起兵于鹵城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
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超袭历城得叙
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
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
超战身被五创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江表传潘浚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间浚
于武陵太守卫旄者云浚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
托之计旄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旄表以
示于浚而召旄还免官

晋书皇甫谧传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
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
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

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杨骏传骏及珣济势倾天下弘训少府劓钦骏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屡以正言犯骏珣济为之寒心钦曰杨文长虽暗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必当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下与俱死不然倾宗覆族其能久乎

何攀传攀以豫诛杨骏功封西城侯邑万户赐绢万匹攀固让所封户及绢之半余所受者分给中外宗亲略不入己

张辅传辅少有干局与从母兄刘乔齐名

苟晞传晞都督青兖诸军事其从母依之奉养甚厚从母子求为将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固欲之晞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杖节斩之从母叩头请救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其杖法如此

宋书范泰传泰字伯伦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请为天门太守忱嗜酒醉辄累旬及醒则俨然端肃泰谓忱曰酒虽会性亦所以伤生游处以来常欲有以相戒当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无假陈说忱嗟叹久之曰见规者众未有若此者也或问忱曰范泰何如谢邈忱曰茂度慢又问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谓泰曰今城池既立军甲亦充将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锐当令拥戈前驱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贤挫屈者多矣功名虽贵鄙生所不敢谋会忱病卒召泰为骠骑咨议参军迁中书侍郎

谢方明传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孙恩寇会稽东土诸郡皆响应吴兴民胡桀郗骠破东迁县方明劝邈避之不从贼至被害方明口窜遂免初邈舅子长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元达俱往吴兴投邈并舍之郡学礼待甚简二人并忿愠遂与恩通谋恩常为嗣之等从者夜入郡见邈众遁不悟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及郗等攻郡嗣

之元达并豫其谋

袁淑传刘湛淑从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屑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

胡藩传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藩外兄罗企生为仲堪参军藩过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见接待甚厚藩因说仲堪曰桓元意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太过非将来之计也仲堪色不悦藩退而谓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祸若不早规去就后悔无及元自夏口袭仲堪藩参元后军军事仲堪败企生果以附从及祸

南齐书孔稚珪传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

梁书韦睿传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累为郡守每携睿之职视之如子时睿内兄王□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睿曰汝自谓何如□恽睿谦不敢对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而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

邓元起传元起为益州刺史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光济而治迹稍损

王志传志字次道年九岁居所生母忧哀容毁瘠为中表所异

臧盾传盾字宣卿东莞莒人父永甄博涉文史有才干少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

王锡传锡除太子洗马时昭明尚幼未与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马王锡秘书郎张纘亲表英华朝中髦俊可以师友事之

扶南国传范蔓为王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

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

范缜传缜字子真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惟与外弟萧琛相善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

刘昭传昭字宣卿幼清警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称赏

阮孝绪传孝绪七岁出后从伯引之引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引之姊琅邪王晏之母闻者咸叹异之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常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口覆醢及晏诛其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坐之及竟获免褚翔传翔父向风仪端丽眉目如点每公庭就列为众所瞻望焉大通年卒外兄谢举为制墓铭其略曰弘治推华子嵩惭量酒归月下风清琴上论者以为拟得其人

魏书昭成子孙传寿兴少聪慧好学世宗初为徐州刺史在官贪虐失于人心其从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于帝诏尚书崔亮驰驿检核亮发日受暉旨遂鞭挞三寡妇令其自诬称寿兴压己为婢寿兴终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参军薛修义将车十乘运小麦经其禁之旁寿兴因逾墙出修义以大木函盛寿兴其上加麦载之而出遂至河东匿修义家逢赦乃出见世宗自陈为暉所譖世宗亦更无所责

裴叔业传叔业子藹之字幼重性轻率好琴书其内弟柳谐善鼓琴藹之师谐而微不及也

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远字叔遐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于通衢以食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经齐兗之境忽遇贼已杀十余人次至郁郁呼曰与君乡近何忍见杀贼曰若言乡里亲亲是谁郁曰齐州主簿房阳是我姨兄阳是景远小字贼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遂还衣服蒙活者二十余人

苏湛传湛从母弟天水姜俭字文简少有干用勤济过人萧宝夤以为左丞尤见信任为群下所杀苏湛每谓人曰以姜俭才志堪致富贵惜其不遇命也如

何

裴骏传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

李宝传宝子承承子韶韶子瑾字道瑜美容貌颇有才学转著作郎与给事黄门侍郎王遵业尚书郎卢观典领仪注临淮王彧谓瑾等曰卿等三口共掌帝仪可谓舅甥之国士卢即瑾之外兄也

卢元传元字子真范阳涿人也司徒崔浩元之外兄每与元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元劝之曰夫勅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诘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

元子度世度世子渊渊与仆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渊门风而渊私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渊荷高祖意遇颇亦由冲度世李氏之甥其为济州也国家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

刘芳传芳字伯文彭城人也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

北齐书慕容绍宗传绍宗容貌恢毅少言语深沉有胆略尔朱荣即其从舅子也值北边扰乱绍宗携家属诣晋阳以归荣荣深待之

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

唐书李泌传泌字长源七岁知为文元宗开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难禁中有员傲者九岁升座词辩注射坐人皆屈帝异之因问童子岂有类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驰召之

辛秘传秘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禄悉与里表亲属

卢士玫传士玫端厚无竞刘总入朝与士玫故内姻乃请析瀛郑两州用士玫为观察使诏可

阳城传城字亢宗寡妹依城居始妹之夫客死远方城与弟行千里负其柩归葬

贺知章传知章字季真性夷旷善谈说与族姑子陆象先善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谈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

孔若思传若思祖绍安与兄绍新早知名陈亡客居鄠励志于学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沦覆吾分湮灭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李正己传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荐为折冲都尉

崔彦昭传彦昭虽宰相退朝侍母膳与家人齿顺色柔声在左右无违士人多其孝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嫚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

柳公绰传公绰外兄薛宫早卒为育其女嫁之

韦嗣立传嗣立子恒开元初为碭山令政宽惠吏民爱之天子东巡州县供张皆鞭扑趣办恒不立威而事给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荐恒有经济才让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

上官昭容婉儿传婉儿母郑休远之姊婉儿始生与母配掖庭帝即位进拜昭容通武三思内乘机政从

母子王昱为拾遗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兴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虽乘衅天下知必败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灭族郑以责婉儿不从节愍诛三思果索之始忧惧及草遗制即引相王辅政临淄王兵起被收以诏草示刘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许遂诛

杨慎矜传慎矜沈毅任气王父与慎矜外兄弟也故与狎及为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后迁中丞同列慎矜犹以子姓畜之负林甫势滋不平会慎矜擢户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己乃与谋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惧以问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厌之又言天下且乱劝慎矜居临汝置田为后计会婢春草有罪将杀之敬忠曰勿杀卖之可市十牛岁耕田十顷慎矜从之婢入贵妃姊家因得见帝帝爱其辩惠留宫中寝侍左右帝尝问所从来婢奏为慎矜家所卖帝曰彼乏钱耶对曰固将死赖史敬忠以免帝素闻敬忠挟术间质其然婢具言敬忠夜过慎矜坐庭中步星变夜分乃去又白厌胜事帝怒而婢漏言于杨国忠国忠方睦阴相语始慎矜夺职田辱诟其母

又尝私语讖书衔之未有发也至闻国忠语乃喜且欲尝帝以取验异时奏事数称引慎矜帝悖然曰尔亲邪毋相往来知帝恶甚后见慎矜辄慢侮不为礼慎矜怒乃与林甫作飞牒告慎矜本隋后蓄讖纬妖言与妄人文规复隋室帝方在华清宫闻之震怒收慎矜尚书省诏刑部尚书萧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卢铉杨国忠杂讯驰遣京兆士曹参军吉温系慎余慎名于洛阳狱考治捕太府少卿张瑄致会昌传舍劾瑄与慎矜共解图讖擄掠不服铉遣御史崔器索讖书于慎矜下妻卧内得之诟曰逆贼所置固密今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无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温又诱敬忠首服诘言慎矜不能对有诏杖敬忠赐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岭南姻党通事舍人辛景凑天马副监万侯承晖闲口使

殿中监韦衢等坐窜徙者十余族所在部送近亲不得仕京师

玉泉子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尝轻之李俄受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燕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曰某与南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

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封云即日卓死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自帅请书合坐大笑修古大惭

摭异记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雪后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衰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进膳味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因话录有人说李寰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遗乃箱擎一故皂袄子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

余宗侄櫓应进士时着乡籍一篇大夸河东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着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櫓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

问奇类林人知李泌刘晏少时入宫中元宗抱于怀而不知有员俶俶泌之姑子开元十六年元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座召三教讲论俶时年九岁潜求母备儒服夜升高座词辨锋起谭者皆屈上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子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命中人潜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元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晏皆在帝侧帝谓说曰后

来者与前儿迥殊真国器耳然则泌之入宫俶所荐也泌母周娠三年寝而生泌先是周每产必困惫累日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

辽史耶律义先传义先举止严重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过中表亲非礼服不见故内外多化之

宋史王韶传韶子采字辅道好神仙事有郑州书生托左道因习行其术户部尚书刘昺采外兄也久以争进绝还往神降采家使因昺以达采言其故神曰第往与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后堂谈某事有之否昺惊骇汗浹不能对盖所言皆阴中伤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

魏野传野字仲先李洙即野中表兄也洙卒讣至野哭之恸谓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时甚异焉

刘综传综字居正河中虞乡人少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诲遵诲尝遣贡马太祖嘉其敏辨将授三班之职综自陈素习词业愿应科举及还上解真珠盘龙衣以赐遵诲综辞曰遵诲人臣安敢当此赐上曰吾委遵诲以方面不以此为疑也

闻见前录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弟戩字天祺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结客取熙河鄜之地范文正公帅延安闻之馆于府第俾修制科与天祺皆登进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学之道尤深于礼

金史侯小叔传小叔河东人为河津水手元光元年河中围解枢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乞假符节诏权元帅左都监便宜从事表兄张先从容言大兵势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谓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缚先于柱而杀之饭僧祭葬以尽戚党之礼

中表部杂录

齐孔稚珪祭外兄张长史文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风领学不师古因心则睿筌蹄象繇糠口庄惠吾与夫子分协芳金凭风共酒藉月同吟

容斋续笔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禁而世俗不晓按刑统户婚律云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议曰父母姑舅两姨姊妹于身无服乃是父母缌麻据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虽于父母无服亦是尊属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亦谓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之故然则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娶了无所妨予政和八年知汉阳军王大夫申明此项敕局看详以为如表叔取表侄女从甥女嫁从舅之类甚为明白徽州法司编类续降有全文今州县官书判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之者皆失于不能细读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时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周武帝又诏不得娶同母姓以为妻妾宣帝诏母族绝服外者听婚皆偏闰之制漫附于此

中表部总论

仪礼

丧服

从母昆弟传曰何以缌也以名服也

疏

释曰传问者怪外亲轻而有服者答云以名服

者用从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兄弟名以其昆弟非尊亲之号是以上小功章云为从母小功云以名加也为外祖父母以尊加也知此以名者亦因从母之名而服其子为义

又

姑之子

注

外兄弟也

传曰何以缌报之也

疏

释曰云外兄弟者姑是内人以出外而生故也

外兄弟传发问者亦疑外亲而服之故问也答云
报之者姑之子既为舅之子服舅之子复为姑之
子两相为服故云报之也

又

舅之子

注

内兄弟也

传曰何以总从服也

疏

释曰云内兄弟者对姑之子云舅子本在内不

出故得内名也传发问者亦以外亲服之故问也

答云从服者亦是出于母而服之不言报者为舅

既言从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报也